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 著

飲冰室合集



專集
第十八冊

中華書局

飲冰室專集之七十七

莊子天下篇釋義 吳其昌筆記

古人著書，敘錄皆在全書之末，如淮南子要略，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其顯例也。天下篇即莊子全書之自序。近人胡適疑此篇爲非莊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二 三六及二五四葉莊子書有後人屬附之作，外篇雜篇可疑者更多，無容爲諱。惟天下篇似無甚懷疑之餘地，懷疑論最大之理由，因篇中有『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一語，謂莊周與公孫龍年代不應相及，欲解決此問題，當先研究惠施公孫龍之年代，以定莊周之年代。莊周與惠施爲友，屢見本書，可認爲確定之事實。惠施相梁惠王，惠王死時，參與喪禮，事見戰國策，實西紀前三一九年也。其後尙生存若干年，無可考。而莊周之卒，又在施後。本書徐無鬼篇有『莊子送葬遇惠子之墓』語，可證公孫龍爲平原君客，見戰國策，呂氏春秋及史記。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見史記本傳。趙惠文王以周赧王十七年卽位，卽以弟勝爲相，封平原君，見六國表。實西紀前二九八年，上距魏惠王之死二十一年耳。公孫龍當信陵君救趙破齊時前二五七年尙生存，見戰國策。假令龍其年八十歲，則當梁惠王死時，龍年已三十，況施之死在惠王後，而莊周之死又在施後耶？然則莊周上與惠施爲友，而下及見公孫龍之辯，更何足怪？胡氏一則曰『天下篇定是戰國末年人造的』，再則曰『天下篇決不是莊子自作的』，此種決絕的否定，未免過於武斷。此篇文體極樸茂，與外篇中淺薄圓滑之各篇不同，故應認爲莊子書中最可信之篇。

批評先秦諸家學派之書。以此篇爲最古。後此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及解蔽篇天論篇各數語。有淮南子要略末段。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附論各家。有太史公自序述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有漢書藝文志中之諸子略。天下篇不獨以年代之古見貴而已。尤有兩特色。一曰保存佚說最多。如宋鉞、慎到、惠施、公孫龍等。或著作已佚。或所傳者非真書。皆藉此篇以得窺其學說之梗概。二曰批評最精到且最公平。對於各家皆能擷其要點。而於其長短不相掩處。論斷俱極平允。可作爲研究先秦諸子學之嚮導。故此篇可認爲國學常識必讀之書。今解釋如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言各自以其所持之說爲無上之真理也。郭注誤。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神明猶言智慧。前答已言道無乎不在此。復問知道之智慧何自來。而答以皆出於一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天人神人至人聖人之造詣如何分別。不必強解。大抵皆指能有契於道之本體者。君子則能有協於道之作
用者也。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此言道之條理，演而爲法，播而爲名，析而爲數，皆官守之事也。以參爲驗，謂比較而得經驗，以稽爲決，謂稽考前例以定可否。

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老弱孤寡爲意』文不可通，疑『爲意』二字當在『養』字下，文爲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皆有以養爲意。蕃息就子姓言，畜藏就財賄言，子孫蕃衍，生計饒裕，窮苦者皆有所養，以此爲意嚮，此民之恆性也。

以上一段，皆言道之全量，上與天合，而下散在器數，以適於人生日用，故曰『無乎不在』。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亦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此言能有見於道之全量者。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此論儒家也。道之本體，非言辭書冊所能傳，其所衍之條理，卽『明而在數度者』，則史官記焉，而鄒魯之儒傳之，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六藝實爲其寶典。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此言百家『皆原於一』。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有家衆技也，皆

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郭注讀『天下多得一』爲句。王念孫謂當以『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爲句。俞樾云：『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即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啓超案：俞說是。中庸『言其上下察也』，即上下際。下文『察古人之全』，亦當讀爲際。察字與判字析字並舉，皆言割裂天地之美萬物之理古人之全，而僅得其一體，此所以不該不徧而適成其爲一曲之士也。『稱神明之容』，稱者適合也。言寡能充智慧之量與其本來情狀相稱也。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以上爲全篇總提。『內聖外王之道』一語，包舉中國學術之全部。中國學術，非如歐洲哲學專以愛智爲動機，探索宇宙體相以爲娛樂，其旨歸在於內足以資修養而外足以經世。所謂『古人之全』者，即此也。『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方即『治方術』之方，各從其一察之明，以自立學派，各趨極端，故曰『往而不反』。莊子雖道家者流，然以鄒魯儒家誦法六藝者爲能明於度數，而對於關尹老聃及自己，皆置諸『不該不徧』、『往而不反』之列，可謂最平恕的批評態度。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

墨家專講現世主義。故曰不侈於後世。常愛惜物力。故曰不靡於萬物。排斥繁文縟節。故曰不暉於數度。暉猶炫燿也。

禽滑釐。墨子弟子。

見墨子公輸篇

初受業於子夏。

見史記儒林傳

後學於墨子。

見呂氏春秋當染篇

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已止也。卽下文『明之不如其已』之已。大順卽太甚之意。順甚音近可通也。言應做之事做得太過分。應節止之事亦節止得太過分也。郭注云『不復度衆所能』。成疏云『適用己身自順』。將已字讀成己字。失之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一生不歌。死無服。

非樂節用皆墨子篇名。

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

墨子書中屢言『兼而愛之兼而利之』。有非攻篇。

又好學而博不異。

博。普徧也。言一律平等無別異。荀子所謂『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未敗墨子道」者言墨家者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墨言墨誠不足以敗其所道雖然歌也哭也樂也皆人類本能今乃非之是果爲知類矣乎易言「以類萬物之情」今反其情是不類矣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殲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郭注云「殲無潤也」啓超案「殲薄也」史記始皇本紀云「雖監門之養不殲於此矣」言不能視此更薄也「不可以爲聖人之道」言非內聖之學「去王也遠」言非外王之學非樂是墨家最站不住脚處此段批評能中其癥結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无胈脰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俞樾云「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橐據釋文云應作橐九雜釋文云「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啓超案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九亦訓鳩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釋文引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跣同屨與躡同」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韓非子顯學篇「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之」元和姓纂稱相里子鄧陵子俱有著書

墨經者。今墨子經上經下篇是也。

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倍卽背字。倍譎蓋外向違異之意。郭慶藩引呂覽明理篇「日有倍僞」高注「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僞。」是也。相謂別墨者。互相詆斥以爲非墨家正統也。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觚偶不佞之辭相應。

成疏云「譬毀也。獨唱曰觚。音奇。對辯曰偶。佞倫次也。」

釋文云「佞不同也。」啓超案。觚字不見他書。疑爲畸之異文。實卽奇字。說文云「奇。不偶也。」

此文蓋舉當時常用之三個辯論題爲例。一堅白問題。二同異問題。三奇偶問題。此三問題爲戰國中葉以後學者所最樂道。而其源皆出墨經。經上云「堅白不相外也。」經下云「不堅白。說在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經說下「無堅得白。必相盈也。」此墨經中之堅白說也。經上云「同異而俱之於一也。」又云「同異交得。知有無。」此墨經中之同異說也。經下云「一偏棄之。」又云「不可偏去而二。」經說下云「二與一亡。不與一在。」此墨經中之奇偶說也。後世之墨者。罕復厝意於節用非攻諸教理。但撝拾墨經中此類問題。以相譬噉。以致倍譎不同。此爲墨學末流第一種流弊。

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墨子有「巨子」以統轄信徒。頗類羅馬教之法皇。又類喇嘛教之達賴或班禪。制度極爲詭異。其鉅子姓名見於故書者有三。一孟勝。二田襄子。俱見呂氏春秋上德篇。三腹䟽。見呂氏春秋去私篇。據莊子此文。知當時

對於鉅子之傳繼有紛爭不決事。亦與基督教史上法皇傳統之爭相似矣。此爲墨學末流第二種流弊。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成疏云。『進過也。』言徒獎厲人以過度之刻苦相競也。『亂之上也。治之下也。』者。謂遵此道以行。是亂之於上而欲求治之於下。必不可得之數矣。舊注皆失之。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言墨子真天下絕可愛之人物。其積極邁往之精神。百折不撓也。文義甚明。舊注失之。

以上論墨翟禽滑釐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章炳麟曰。『苟者。苟之誤。』案是也。郭注云。『忤逆也。』案。忤卽忌嫉之忤。言於人無嫉忌耳。此蓋「無抵抗主義」之意。以此白心者。謂以此等觀念說明心理現象也。

宋鉞。孟子作宋牼。本書逍遙遊篇韓非子顯學篇皆作宋榮子。荀子非十二子篇以之與墨翟並稱。漢書藝文志有尹文子一篇。在名家。今存者析爲二篇。似尙可信。

宋鉞與孟子同時。孟子尊呼之爲『先生。』其年輩當較孟子爲老。孟子。齊宣王時人也。尹文則與宣王子湣王同時。有問答語。見呂覽正名篇。然則尹文蓋宋鉞之弟子或後學也。

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郭注云：『華山上下均平。』釋文云：『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案：戰國時人好作奇服以寄象徵，如鸛冠、子及屈原所謂『高余冠之岌岌』皆是。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

呂氏春秋去宥篇云：『夫人有所宥者，因以晝爲昏，以白爲黑……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尸子廣澤篇云：『料子貴別囿。』汪繼培云：『宥與囿通。』案：別宥卽去囿，謂去其囿蔽者，如荀子之言解蔽矣。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語心之容者，謂說明心理狀態，命之曰心之行者，謂人類之道德的行爲，皆心理運行自然之結果，故名爲『心之行』。宋鉅本爲墨學支派，其主張大率同於墨子，所異者，墨子唯物論的氣味太重，宋子以唯心論補之，令墨學從心理學上得一根據，彼所標兩條最重要教義，曰『見侮不辱』，曰『情欲寡淺』，皆從心理立論，看下文自明。

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

此數句最難解，舊說斷句如下：『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而解釋極牽強，第三句尤不可通。啓超以爲『請欲』當讀爲『情欲』，卽下文『情欲寡淺』之情欲也，請讀爲情，墨子書中甚多，非命中『衆人耳目之情』，非命下作『衆之耳目之請』，明鬼下『不以其請者』，又『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

哉。』皆當讀爲情。說詳孫氏墨子問詁然則情請二字古通用甚明。𦔻字不見他書。郭嵩燾據莊子闕誤引作𦔻。訓爲爛也。熟也。輒也。大概當是宋鉞尹文用軟熟和合歡喜的教義以調節海內人的情欲。卽以此種情欲爲學說基礎。故曰『以聯合驩以調海內情欲。置之以爲主。』下文『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義亦同。

見侮不辱。救民之門。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荀子正論篇『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鬥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鬥矣。』見侮不辱。是宋子主要教理之一條。呂氏春秋正名篇述尹文與齊湣王問答語。專闡發『見侮不辱』之理。可見尹文亦專以此爲教。彼輩教人確信被人侮之不足爲辱。用此種心理爲實行無抵抗主義之基礎。與近世俄人托爾斯泰之說酷相類。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正論篇云『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又云『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合諸此文。則宋鉞對於其主義之熱烈宣傳狀況可以想見。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請欲」讀爲情欲。宋子之意。謂人類情欲之本質。但能得五升之飯。斯已足矣。此卽「情欲寡」之說也。正論篇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情欲寡」之論據何如。今無可考。例如兩性相愛。決不以多爲貴。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凡此皆足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宋子所言。得非此類耶。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郭注云『圖傲，揮斥高大之貌。』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此皆述宋鉞尹文之言也。不以身假物者，謂不肯將此身假借與外物，猶言不爲物役也。宋尹之意，以爲吾人何爲而求智識，將以有益於天下也。苟無益者，則何必費心力以研究闡明之，不如其已也。可已而不已，則苛察而已。以身假物而已，君子所不爲。

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外，外王之道也。內，內聖之道也。宋尹對於一切問題，凡自己所認爲『無益於天下者』，則不肯研究，故其所標主義極簡單，實際上只有兩條：外的經綸，只提倡禁攻寢兵；內的修養，只提倡情欲寡淺。其所得於道之小大精粗，亦恰以此爲分際而已。

以上論宋鉞尹文，竟惟所論者似是宋鉞多而尹文少。據現存之尹文子，其學風不盡與此同也。

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釋文云『當，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決然無主者，謂排除主觀的先入之見也。趣物而不兩者，兩，謂介於兩可之間，確定一標準，則不兩矣。不顧於慮，不謀於知，皆排除主觀之意。慎到一派，吾嘗名之爲『物治主義』。

先秦政治思想史 一
（九及二四二葉） 此數語卽物治之根據也。下文更詳言之。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彭蒙除本書外，僅一見於尹文子。據彼書，似是田駢弟子。想未可信。漢志有田子二十五篇，在道家。原注云：『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書今佚。有慎子四十二篇，在法家。原注云：『名到，先申韓。』書已佚。今所傳五篇，乃後人輯本。近四部叢刊有江陰繆氏所藏兩本，慎子明人偽撰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慎到田駢並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謂慎到趙人，田駢齊人。

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

齊萬物以爲首，言以齊物爲根本義。與上文『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句法正同。萬物有所可，有所不可，由天賦材質不同，以人力選擇之，教督之，皆無當。惟因勢利導，斯可耳。道即導字。慎子云：『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因即道，則無遺之『道』。選與教皆自懸一目的，使物就我，即所謂『化而使之爲我』也。『因』則正所謂齊物也。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

棄知去己，是慎到學說根本。釋詳下文。泠汰，郭注云：『聽放也。』未知所本。

曰：知不知，將薄知之而後鄰傷之者也。

此二語頗難解。大概謂：自以爲知者，實則不知耳。薄，即『薄而觀之』之薄。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迫近一物，欲求知之，適所以傷之而已。

謏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謏骸蓋谿刻之音轉。言谿刻而不信任人也。彭蒙田駢慎到一派最反對人治主義。尹文子云：『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而答曰：「聖法之治以致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儒墨皆宗人治主義，故主張尙賢。彭蒙等上承道家，下啓法家，故循老子『不尙賢』之說而非笑賢聖。

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

此一大段是慎到一派學說之主眼。『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三句，尤爲重要。慎子云：『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所以塞願望也。』鉤與策皆無知之物，然其爲用則『公而不黨，易而無私』。建己者猶言以己爲目標，建己則願望集於己身，斯爲患矣。用知而云累者，慎子又云：『措鉤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豪髮識矣。』此言人知之不足恃，用之徒爲累，反不如鉤不權衡等無知之物之能得正鵠也。管子云：『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也。』『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至於若無知之物，無用賢聖。』卽是此意。此法治主義之根本觀念也。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如慎到說。則一切成爲機械的。等於死人矣。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教則不至。故以不教爲教。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澹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魮斷。

常反人不見觀。句不可解。或是返觀人所不見處之意。郭云。『魮斷無圭角也。』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遑不免於非。

置無知之物如鈞石權衡之類。謂爲無私黨。然此物畢竟由人所置。又安見其不於置時生私黨乎。故慎到等之論。仍不徹底也。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上論彭蒙田駢慎到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漢書藝文志有關尹子九篇。在道家。已佚。今傳者唐以後人僞作也。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謂建立常無常有之兩元。而實歸宿於一也。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

空虛卽常無，不毀萬物卽常有。

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今本老子作『知其白，守其黑』，此以辱谷協韻，當是原文。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以上論關尹老聃竟所論雖極推崇，然於其趨避取巧，似不無微辭。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郭云：『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前文以百家衆技比諸耳目鼻口不能相通，其論自己亦儻諸耳目鼻口之一，不自翹異，是批評家絕好態度。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儻見之也。

『而不儻』釋文作『而儻』，不字蓋涉下而衍，儻卽畸字。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者不齊之意。莊子言齊物，故不以儻見。